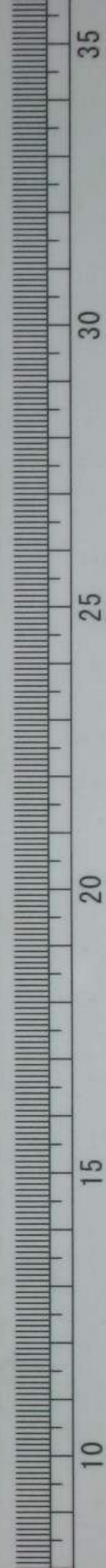


大金國志

自<sub>二十四</sub>  
至<sub>三十一</sub>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6  
4





文獻 II  
D 296  
4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二年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  
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  
豐王宜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  
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紇石烈執中召番漢羣臣共  
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為豐王珣乃世宗長  
孫既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譚哲馬見在京  
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  
迎拜於道遂立為帝甲申即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為真祐元年

掃葉山房校刊

越後國長岡郡  
國寶村純村  
熙園書之印

010190565900



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是時大軍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乃遣左監軍高乞以糺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主以其有功諭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臥內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盡收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拜高乞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于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是時太白經天是年宋遣使真德秀來賀登位李真來賀正旦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真祐二年時宋嘉定七年也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秦州大敗而還是時大國執盛所將者降人楊伯遇乃蔚州吏劉伯林乃集寧縣尉土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邊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鬪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日夜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南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冊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大軍既圍燕京不



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三月復圍燕京京師乏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物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以爲質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求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主鄉其國遙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陘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大軍既過關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加鎮國上將軍燕京乏糧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雄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

旨集議于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守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國爲根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道理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之爲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付囑於忠烈王蓋以江南爲慮及廢劉豫以其地歸之于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爲江南計也謀既不濟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于中京今上國之地皆已陷失巍巍帝都鄰爲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執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悍力勸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

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取之今捨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



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大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興此八處皆帝都大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聞崇義葺理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今已隔絕盧龍諸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患爲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爲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做不可遷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爲還都計議久之不決五月丁丑太白經天十八日內出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倣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下洛宅中京以朝

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本土之思蓋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于祕書省嗣王三人旣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提舉軍器完顏宗魯首議曰盤庚遷亳不可倣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鬥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窺梁魏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今外人徒見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厭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爲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間得勝執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輸于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爲雄強之國臣以爲有中京則有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助中京不必遷動聶希古中不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爲社稷計勿懷已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



無可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祕書監兼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  
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瘠，復近北地，中山猶燕京也，皆  
不可。永興大遠，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歆曰：汴  
京爲四通八達之衢，梁宋地平，趙民居之。至宣和事體，可見然。彼  
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何仰邪？不若洛陽爲天中，猶  
有險固可守。聶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也。  
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止于  
因仍，又非所以爲帝王之宅。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修之後，今猶  
堅完，氣執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宮孝迪以迫近南宋，亦  
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初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  
故國之思，深切慮之，豈是不要邪？今日之事，固已久定矣。都之何  
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爲鑒，誰敢議此？吾國兵

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衆議紛紛，惟白上以  
定都于汴，衆猶以宮孝迪之言爲然。是年遣使往宋，督二年歲  
幣。宋臣真德秀請絕之，使又再至，宋迄不予。時直院孫大鼎再  
入疏曰：古今殊時，執事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思太宗命莊武太  
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  
術。夕慮朝行，謀始謹終，攷其設施，大畧有三：汴京旣克，不忍肆兵，  
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召其羣從子弟，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惟懼顛  
本之有由，藥將終爲國之害。不思康王遁于河北，大軍旣返，宋號  
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徑由山東以  
趨淮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  
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執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旣有主，兵交未已，汴  
洛陝西是爲故區，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給于政化，故先立張楚



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銳意取江南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遣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兀室憂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於復讎韓世忠吳玠則習知于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執難先屈陰有以從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南北交思鼓扇生隙務令斷絕後患永無此其三也卽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爲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于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於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

規模旣失惟有經畫兩河尤不失爲曹魏元魏之時聶希古讀其疏于主前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外敵雖強若力戰以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爲臂指之用是護胷襟以保心腹此一說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可憂不如遷避以圖萬全此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唯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此成擒耳復議遣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南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



有此北軍已動那時莫道不曾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大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大軍倘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且退待今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攜以過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于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恠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河南路統軍蒲撒七斤者亦奏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琬裝備修內台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主蹙額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為沿路排頓使其姪霍王從彝者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

主曰燕京之糧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督運主不從從彝憂憤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 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祕書省蓬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辭陵寢主躬祀顯聖宮啓發神主聖像酌爵後淚泣翌日令百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二千四百人凡三衙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詔戶部領度支杜棐內都知省余士侃畿內都轉運李之才護遞金帛以聶希古為提舉行宮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以完顏昌為大興尹兼留守 二十八日駕輿昌送于南順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主令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勳卿父復死國難宜竭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擣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



涕昌復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之至涿州趙何獻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九月二十九日至易州翌日至滄景中山守鄭之邵來迎駕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邵空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完顏昌奏到言大軍將動遊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府庶得中山之兵可以協力詔太原帥完顏直出兵與嵐代兵成飛狐口蓋防燕山間道趨河東也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琚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顏叔靖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爲侍御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朝崇義正謝訖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排辦粗

定滑州諸處節節皆有候頓自此平達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太行諸盜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發回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竇耆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耆年副之卽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諜言在順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遂如所請施行駕留大名府凡幾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沿河船凡四千艘飲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及濟南岸滑州守帥官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遞報云大軍聲言二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勅河東諸軍及河南州郡爲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十一月朔入宮百官班駕翌日肆赦仍降罪已詔



畧曰云云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劉伯林李斌楊安兒王燕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或曾經征行偶此失圖遂迷故道朕念先皇之興起尚合南北于一家胡爲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讎于同軌倘使翻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于龍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京其謀資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逮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于彝制胡爲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于無人云云已勅攸司精于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 次日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器如舊制汴中吏民指車嘆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邪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太保衛國公張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加恩皆准赦文所降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孫大鼎及盧之憲二人是夕草制罷大鼎在玉堂有詩翌早舉似鴻臚卿雍孝孫戲之曰聞有潤筆不到罰錢 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司天監郝世才本遼臣也精于天文地理忠獻攻討每攜以行所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難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禍變必作又泰和末有童謡曰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遲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矣 大軍旣歸聞上遷汴京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和爲欺我之計耳八月復引兵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主皆與之冬燕京亂軍叛與大軍共圍燕京 是年八月乙巳太白復經天九月太白晝見



大金國志卷二十四終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宋宇文懋昭撰

歸葉山房校刊

紀年

宣宗皇帝下

貞祐三年時宋嘉定八年也大軍自去年圍燕京是春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大兵不戰而潰大名之援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惟貞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大軍戰凡三日絕糧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間道歸汴先是主遷時留太子及完顏昌守燕左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居庸關有土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主就令同完顏昌守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于和大軍陽許之需素無時彼去此來隨取隨



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不逾月陷之完顏昌自投于火福興竄歸于汴宋通鑑注云完顏福興自到死隨亦被誅有戶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後名其軍為花帽軍金國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八月大軍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于是潼關失守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十月大軍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主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大師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唯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深阻兵不能入朝中遣將張甫張進二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貞祐四年

時宋嘉定九年也

是時兩河既為戰爭所擾山東羣盜大起有楊

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全之婦翁也章宗時殺人亡命為盜于大行有衆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招降之貨其死流于雄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為副都統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往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舟師所殺有郝八者名儀以前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開封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其時又有遼東安撫使萬肅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既破赤地千里人煙斷絕滿目蓬蒿燕京官闕雄麗為古今冠至是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貨物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宋通鑑注云俗語陋無君臣之別元帥撒沒曷所居至用金飾龍牀足踏金杌子奢侈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患之主南遷後每遣使求和雖未聽從而賂不



輟久亦憐之元帥不可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為王金之羣臣不從有願以死雪國恥者主亦為之感憤

興定元年時宋嘉定十年也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拒險又

有霸州統軍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

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

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

軍統三萬眾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

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遙拜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

送大軍大軍遂勦夾谷之軍于霸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召回賜

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織珠堅城而都之盡

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等路是時

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前驅哨騎往來直至許定鄭主遣禮部侍郎

烏古孫孛吉詣織珠堅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阻

河西阻潼關地執日蹙遂有南窺江漢之謀始構怨于宋兵端再

起矣 是年六月庚戌太白晝見 癸酉太白經天 七月丙子

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鳳翔副都統完

顏贊以步騎萬人侵南宋四川迫鳳池堡克天水軍又攻白環堡

破之又迫黃牛堡攻大散關宋守將劉雄棄關走金人據之

興定二年時宋嘉定十一年也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叛歸南宋全即李鐵

鎗也本漣水縣弓手太和年間邊事方興是時已為宋戚拱所誘

焚漣水縣國中赦而用之至是復叛 國兵圍宋皂郊堡宋利州

麻仲率忠義人攻金秦州永寧寨破之焚其寨 國兵攻宋隔茅

關柵其東北夜半宋兵來攻柵不勝宋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

潰 二月國兵又圍皂郊堡未去久之無援至是克之宋師死者



五萬人 克宋湫池堡焚之 圍宋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宋均州守應謙之棄城走 丙辰白虹貫日 是時江上用師糧儲自清河而上宋楚州鈐轄梁昭祖掩擊金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師不勝糧舟爲其所焚 三月宋師復取皂郊 四月國將包長壽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宋河州都統劉昌祖焚西和州又焚成州而遁 攻宋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又攻黃牛堡爲宋將吳政所敗 五月癸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 十月國兵攻宋安豐軍又攻黃口灘陝西人張羽叛投南宋

興定三年 時宋嘉定十一年也 正月攻宋湫池堡守將石宣拒之又攻白環堡守將董炤拒之又攻成州宋將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關又攻隨州棗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又攻西和州守臣趙彥訥設伏待之國兵殲焉又攻安豐軍爲宋將許俊所拒又攻河池及光化

軍破勛山縣進逼均州 克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夷其城復攻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棗陽軍宋制置趙方遣將扈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攻洋州克之 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石宣邀擊于險至是大敗偏將巴士魯安棄軍走爲宋師所獲 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三萬分三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會于唐州 是時西夏以國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焞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國兵猶自今春圍宋安豐軍及滁濠光州宋制置李珪遣將武師道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 閏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麻城自濠州攻黃州之玉磧自盱眙攻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遊騎至東采石



楊林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齊州守臣王贊降之 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國兵攻鳳州之長橋其謀遂止

興定四年

時宋嘉定十三年也

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因攻唐州不克而還

遂攻宋樊城為趙方所拒不得前西夏以書往宋議夾攻金師

八月宋安丙遣西夏書定議 九月西夏引兵圍金鞏促宋師來

會克金來遠鎮繼又克鹽州鎮進攻定邊城國兵往救不利宋程

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攻城不克 宋師取金

海州 甲午太白晝見 國兵攻宋皂郊堡敗都統董昭 國兵

與宋師戰于鞏州城下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

十月信邀西夏共攻秦州夏人不從 十二月宋漣水忠義統

轄石珪來歸于金珪本金盱眙將也叛歸于宋至是復歸

興定五年

時宋嘉定十四年也

二月國兵圍宋光州又攻五關又圍黃州分兵

破諸縣及攻漢陽軍宋李全棄泗州遁 三月宋扈再興攻金唐

州不克 國兵破宋黃州 庚寅長星見 甲午太白晝見 國

兵破宋蘄州 四月國兵渡淮而北宋李全追擊金師失利 五

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宋取金滄州 十一月宋安撫張林

以京東諸郡來降 是年大軍來攻葭州綏德延安鄜坊皆陷

興定六年

時宋嘉定十五年也

五月庚戌太白晝見張林既降宋種贊攻林於

青州林走 七月太尉衛國公烏陵用章薨 穆日華除工部尚

書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陝州顏叔靖進尚書右丞兼樞密

副使 八月甲午彗出氏 九月壬戌彗再見 辛未太白晝見

是時大軍自去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山南一帶堡寨



皆陷 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國強盛西夏與爲敵國獨不被兵  
泰和年間大軍侵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城隔水相見面約  
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絕連年結援南宋夾攻秦鞏蓋有憾  
於金也至是大軍自回鶻往攻西夏西夏國亡

元光元年時宋嘉定十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官吏各覃恩兩重關陝以  
南經過兵戈去處重與調恤 三月張林所部邢德復叛歸于宋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副都統完顏大濟攻宋隨州棗陽軍  
不克

元光二年時宋嘉定十七年也三月國兵攻宋和州尋引還 太白晝見經天

四月蔡州帥府報宋人對鏡詔權樞密烏古論延心統糾軍一  
千備之 五月遣使往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全不從全身  
長八尺手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志少爲羣盜在山東聚集萬人

能飛馬植槍深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馬屈服遂  
爲夫妻蹂踐山東州郡暨其歸宋也青齊之地幾半爲宋有縱國  
中能招之亦不能駕御也 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 閏八月宋  
寧宗皇帝崩太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是爲理宗明年改元  
寶慶 九月太白經天 十月帝崩諡爲宣宗

宣宗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尤工於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  
少多符瑞嘗竊自負東海之難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  
其末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盡屬於敵區連年太  
白經天災異數至蚩尤旗見感應其妖矣在位十有一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義宗皇帝 在位一十一年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為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帝崩，太子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羣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申三年之制。十二月葬宣宗于永固陵，虞主返主，迎泣過悲。侍臣烏古論兀古寬譬之上曰：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茲永訣，情何能已。

正大元年

時宋理宗寶慶元年也

正月降德音於河南關陝山東諸路，罪無輕



重皆與蠲除其有願備行伍爲國馳驅者當加旌異 三月詔以  
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爲可念所在州郡設祭招之掩其骸  
骨 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 詔羣公卿士有利人益國者具  
伏以聞 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兼戶部侍郎完顏住  
往議不稱旨詔免住官

正大二年

時宋寶慶二年也

正月天使復來講和且索金銀繒帛歲賂主遣  
尙書右丞完顏麻因出爲往使辭曰和不可恃不若嚴備邊而召  
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猶可爲國萬一狃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  
不修大軍條至宗廟社稷實爲可憂主以爲辭難亦免官別遣戶  
部侍郎韓鐵住往使饋遺不貲 是時羣盜縱橫干戈充斥括馬  
數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厥直頓低金始困矣

正大三年

時宋寶慶三年也

正大四年

時宋理宗紹定元年也

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械仍可密計  
軍馬芻糧之數 四月孫大鼎除吏部尙書權參知政事完顏用  
安除戶部侍郎開行省于山東 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宗時  
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幾盡而鳳  
翔最後下國兵于是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  
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每院各分地界  
五百里統以總率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  
守冬則燃草敲冰率以爲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小  
關口三十六處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  
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

正大五年

時宋紹定二年也

是年大軍屯駐陝西臨洮德順鎮戎等州皆陷  
大行遺詔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勢險



狹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  
擣汴京金人止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以  
來唐鄧唐鄧去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能戰縱使能戰強弱  
衆寡亦莫之敵宋與金世讎聞欲滅金必喜借我路既至汴京金  
主出降則使之爲西京留守不然殺之 三月大軍北歸留兵圍  
慶陽主遣總統紇石烈牙吾荅合留臨淄郡王張貴恆山公武仙  
都尉高英樊澤楊兀連等進兵數萬救慶陽大軍失利

正大六年

時宋紹定三年也

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完顏仲德統兵三

萬人至仲德名胡斜虎其先合懶路人也去春大軍叩關仲德與  
前帥奧屯兀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越關而東殺守者  
數百金軍尋復奪之至春移知鞏昌兼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  
數萬至是提孤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師 山東行省堯王用安蔡

息陳穎路都統烏古論鎬皆以援兵至 九月大軍攻衛州遣平

章完顏合達領高樊諸將救衛州連戰數十日大軍失利 是年

八月太白經天 十一月太白晝見

正大七年

時宋紹定四年也

正月大軍

慶陽衛州既皆失利不勝其忿親

領精銳四十餘萬直攻潼關數月克遷四萬人刊石伐木鑿商淤  
之山斡腹入藍關之內爲合達所敗喪萬餘人及馬數萬匹大軍  
渡河不能入關不可遂自山東通好南宋欲假淮東以趨河南南  
宋依違不報大軍乃用力于西夏數年滅之夏人有獻策者令其  
自蜀道由金洋出襄漢以入唐鄧時宋鄭損爲四川制置無以遏  
之自利順流奔至果閬間適大行遺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好  
爲名覘宋蜀道制置桂如淵中其計延而納之是冬舉國大兵并  
至前鋒破西和州犯興元道金佯趨房襄而一項軍馬疾趨潼關



六金國志 卷二十六  
國中安肅軍張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給資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執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目不知爲計急奏求援遂遣乙辣副樞抽防河之兵禦之于均州連戰數月國兵屢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約南宋夾攻陳垓爲襄帥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三夜國兵僵仆大軍益張又報潼關有大軍突入方此皇惑而徐州防河兵少大軍有徑渡者國兵洶懼遂不能軍敗績樞密使移刺蒲丸出降諸將如合達高英楊兀連樊澤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別軍自山東至下邳入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會于陽霍潼關皆失守

天興元年

是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時宋紹定五年也

時大軍盡至合圍汴京國兵百計守城

至四月八日以天時向熱將還師于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爲質東海郡侯之女小四公主元爲皇后者索其一位骨肉以北所

予金帛無數國中雖暫退敵師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宋師瞰其南紅巾擾其東矣 春二月太白經天 春天使復至命主黜尊號拜詔稱臣去冠冕髡髮爲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玉餌飛虎軍三百人爲變大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路陳許嵩隱商琥皆陷驅其壯士攻汴主親率護衛軍五千人突圍而出與大軍戰主獲勝左丞相完顏白撒奏請過河取衛州截其歸路主允之比至衛州大軍雲集主急回被其追元帥都賀喜死之一云主自度圍汴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 嵩山深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他屯結之處甚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主乃詔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方渡衛水大軍壅至不及斷橋主旣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



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屬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既敗諸軍從者二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皇兄荆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之物以獻自稱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受之加河南行省權皇帝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中白撒內族人奉御出身首勸北征者衛州之敗亦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食而死

天興二年

時宋紹定六年也

正月以蒲察官奴參知政事紇石烈小鍾兒為

總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移刺為忠孝軍都統升總帥既參政與小鍾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刃官奴小鍾兒走為衆軍射死三月白都尉反主登門諭其軍曰爾等既是自拔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六月歸德

糧絕上遂自毫趨蔡時山東行省亮王用安請幸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已幸蔡不從戊戌遷蔡蔡之父老千餘羅拜于道伏地呼萬歲見主儀衛蕭條無不涕泣主亦歔歔者久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壬寅山東行省亮王用安知國主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



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鑿輿少停臣  
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主以其言示宰臣  
宰臣奏用安反覆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然其業已  
遷蔡無可議者遂寢御史蒲鮮世達四面元帥把撒合及其家  
自汴來歸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北  
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啓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州干戈以來  
市井如故介孤墉而抗敵出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  
迎之禮人以至于垂泣朕亦爲之動懷宜沛恩私曲加慰浣自天  
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內各郡屬縣雜犯死罪以  
下竝行釋免官吏軍民各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應辦  
者遷一官百姓逃亾尸絕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竝免差稅自來  
拋欠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饑多有暴露骸骨仰

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毫邑之遷時邁其邦尚  
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九月九  
日庚戌國主拜天子節度使之廳詔軍民提控以上陪從禮成面  
諭旨曰國家開創以來務廣恩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等或榮  
紹世封或秀拔民伍被堅執銳積有歲時于此艱危與朕同患可  
爲忠矣今聞敵人將至正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  
事不失爲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從叛逆者不猶愈乎況汝  
等立功常恐不爲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所親見汝等其勉之旣  
而各賜卮酒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數百突至門外甲兵  
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冑而出者大軍犇潰生禽一人獲馬  
數匹而還初十日大軍數百騎復駐城東遣通事人大呼曰城  
中早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國主登城遣忠孝軍元帥蔡八



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鑿城爲穴渡汝水率至大軍所左右  
交射大軍遂潰別出數十騎躡其後生禽二人以歸自是不待薄  
城分築長壘爲持久計

言事者皆謂大軍圍築城壘乘其工役未竟人馬遠疲四面合  
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濠浚壘高則無及矣朝議以軍士初  
集心有未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凶

國主分軍防守四面并于城是年宋遣使鄒伸之至草地約夾  
攻云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前此寧宗常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  
後山東爲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  
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前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大朝許之國主聞  
宋使自從唐州回驚悸無人色十月大軍壕壘成耀兵于城下  
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牆而退初十日城中飢

民萬餘訴于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于道國主聞遣近侍官  
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之奉御內  
族絳山時北門閤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  
中虛實告大軍尋止之十二日以飢民給官船十餘艘聽民于  
城壕內採菱芡芡草民爭趨之數日而盡至鐘莎草根楸絞泥并  
牛馬骨以療飢自是殍者日多人至相食十一月宋遣襄陽太  
尉江海棗陽帥孟拱以兵萬人助大軍耀于城南且以箭射書入  
城中招諭軍民右丞完顏仲德得之投諸水中宋帥臣史嵩之軍  
糧十萬給南北軍且置權場于城南更相貿易大軍賴之益修攻  
具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大恐往往竊議投降右丞完顏仲德  
聞之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軍民感奮始有固志  
十二月初四日大軍以攻具傅城有司盡籍民丁助軍防守敢匿



一丁者全家處斬鄰人絞罪不足則括婦人之壯健者假男子之衣冠往來搬運木石國主親出巡撫每遇軍民必叮嚀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上閤門使王大濟權左右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國主親嘗慮有司減薄人有被創者駐馬近視傳藥軍民感泣人百其勇初九日大軍攻外城克之宿州副總帥高利哥以戰歿砲軍元帥王銳因巡護南城率十餘人出降十四日權參政婁室精銳五百銜枚夜出西門人荷束膏沃膏油其上將燒敵寨及攻其大軍覺知先于隱處伏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國兵却走中創者甚衆婁室中其口墮二齒流血昏憤翌日乃蘇十六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炮焚城樓因奪取攔馬牆大軍數千坎墉先登官軍尋復得之手刃相持內外殺傷甚衆初大軍併攻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北鳳子

樓弊且微有稜角可攻克焉

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城

中前期築柵浚濠爲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南北相距十九日國主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復括民衣襖以賜將士謂之軟纏二十三日國主微服領馬軍百步軍千夜出東城將遁及柵不戰而還

天興三年

宋理宗端平改元也

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

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已

初九日大軍鑿西城爲門五整軍以

入金兵塵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

初十日摘三面精銳軍

備西城未明大軍果復來方大戰南面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知城必破乃詔大臣遜位于東面總帥丞麟丞麟西向固讓金主自持符璽授之丞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國主曰朕所付卿者豈得已哉丞麟肌肥不便駮馬城陷之後馳突必難顧卿平昔以趨疾



聞且有將略可稱萬一得免使允膺不絕此朕之志也因起授符璽丞麟惶恐跪受主乃退宣徽使温敦愈東上閤門使事僕散斜不失引後主陞正座後主猶被甲胄立受百官拜唯忠孝軍元帥八兒獨而已安更事一禮成咸出迎大軍則南城之堦已有宋師旗幟後主分命諸將帥禦大軍俄而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守者開門縱大軍進金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金主既傳位後即閉閣自縊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泣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諡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宿州有僭位者諡曰莊故官僑于宋者私諡曰閔或謂哀不足以及諡諡天下士夫咸以義宗諡蓋取左氏君死社稷之義酌酒未終大軍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軍少卻尋四面併至城遂陷後主爲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總帥丞麟之後即閉閣自縊少頃權點檢完顏斜

烈覺之矯制召丞御石蓋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規赴義宗前斜烈曉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留爲大軍所執問之爲誰絳山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曰若狂者邪汝之命不能保能瘞而君骨邪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同共邪吾逆知以情告汝汝必不違吾故告汝既瘞骨後汝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言白僂蓋僂蓋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乃入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傍絳山再拜號哭將赴水軍救之得免初義帝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畫殊有鬥志後城將陷



始以憂沮開出嘗謂近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

皇子授為金紫光祿大夫

太子

十年皇帝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祚百年

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為亾國此其所以為恨也

又云自古無不亾之國亾國之君往往為人囚執或獻俘宗廟

或跪辱階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邊地朕皆不為也汝等觀之

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昔素定云是日日大赤無光京索間

雨血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開遭家不造適丁斯時自愛玉階釁太

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崎嶇汴京之遷已同涸轍之窘矣義

宗繼之尊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寸兵尺鐵不挑

釁於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于宮闕一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

庶稍歸之謂之守文之令主則可然區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

方張之師而道喪時窮則有付之末如之何而已

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亾國始于甲午終于甲午是

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終



自天譴豈野人代錯  
六師以甲午歲避遼宗以甲午歲以國故于甲午歲于甲午景  
去歲之禍而首喪都察明育也之未收之何而也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開國功臣傳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武元皇  
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幼闇乃武元伯父也父師阿廬里移賚字極  
烈後雖貴襲其官加於見授官銜上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貫馬腹  
驍捷如風輪劍入敵人莫敢當幼時嬉戲為部伍擊刺之法有居  
後者擊之以鞭性特嚴酷殘忍沈鷲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  
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初起時纔有千騎破  
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  
兀室婁宿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粘罕奮鐵



搆而前諸將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古白雲城也其後遼祚竟亾多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許是年以罕為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為元帥府仍用罕為左副元帥幹離不之南下也取和而還及再征宋京諸將猶以為難獨罕銳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帝而去罕功居最初金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守禦以為難破先欲講和數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日遣入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初元七月彗見其芒亘數尺自北拂帝座并埽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為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令至于命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既

離掌握慶裔不免于誅而罕亦憤恚以死後諡曰忠獻詔立廟大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刺淑之孫于武元為從堂弟也胡目多鬚雄傑有謀略少時射命中能越長塹初起兵時骨捨以為必勝其後寧江渤海之捷秘計居多骨捨與粘罕至相驩而骨捨才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為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二人不行骨捨剛毅忍殺粘罕兄事骨捨而甚重之與幹離不相下天會初封鎬國王

幹離不

幹離不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謨呼作二太子為人眇小



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其為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為菩薩太子天會三年幹離不率衆南征破擅薊等州至玉田縣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方渡河國兵亦懼幹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天會三年誅常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幹離不乃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為名問常勝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尤厚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我無用爾等于是皆惶恐而退既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為名于松亭關皆殺之又遣人于令徽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姓完顏拘之泊定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受粘罕教使也天會四

年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幹離不先擁兵抵劉家寺粘罕繼至環城刈柵分地為攻拔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望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洗遂止然主洗城者粘罕與劉監軍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共以太宗之命逼張邦昌即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山後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許因打球中暑而死後諡曰忠武

###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番漢閒心但時有酒過後封堯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椀于瘦孟遮道而獻德于木各有文縷可愛多用為椀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



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令窪勃辣駭云殺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故敢奉此為壽無他意也路虎意解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嚮突耳豈可赦卒殺之又于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以冒法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熙宗朝為太尉領尚書省事郎君吳矢謀反路虎連坐被誅

兀术

兀术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呼作四太子也與其弟邢王阿骨保同母兀术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甚異之為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眾憚之天會五年

兀术與兄窩里温率眾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兀术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功既而粘罕知未可圖果如兀术所言遂已七年為右監軍請于粘罕乞提兵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破宋帝航海兀术回至鎮江宋將韓世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兀术不得度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大戰勝之以輕騎絕江而回北江屯于六合時左監軍誦其無功欲再侵江南兀术辭之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于宋兀术時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銳意敗盟舉兵南征後敗于順昌敗于郾城敗于柘臯乃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兀术臨終以堅守和好之說後賜諡曰忠烈

銀术



銀术一名銀朱武元第三從弟也在部落中以勇悍知名刺虎搏熊輩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集諸部共舉驍勇者充千人長衆推銀术割移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克其州自後連年軍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役兵執甚盛衆皆懷懼又盛寒雪深尺餘銀术先鋒接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歷武元世屢戰有功至太宗天會六年銀术爲萬戶粘罕諸道進師令銀术等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于鄧宋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甚備至是攻破其城汲死焉鄧州既破遂併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爲咸寧都統封澤國王

兀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疎族子屬爲子也武元起兵時兀室同爲謀主爲人深密多智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

國爲先鋒徑進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割城子宋使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荅復云二十萬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于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倘有難色不如且畫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有背盟意天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南下武州遇兀室軍戰于奄遏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兀室遣婁室勃堇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禽天祚其後余覩謀反兀室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余覩事覺伏誅兀室嘗副粘罕用事雖爲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吳矢之反諸王連坐兀室詩爲右丞相建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



悉禽殺之。撻懶亦誅死。兀室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其智數深切忌之。初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未幾七月。宋克魯。虞勝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文語之。兀室不以為怪。是月果同蕭慶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不近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誅慶曰：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于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于兩觀。兀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人。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會元夕。挾奴僕十餘輩入寡媪家。蒸焉。兀室在闕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撻撻懼法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口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兀室亦被誅。

### 婁室

婁室一名婁宿。女真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興。遷族帳之壯武者。婁室與焉。室為人倜儻。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勝如此。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怨軍亦叛。蕭幹奔盤巫閭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元攻燕室為前鋒。遼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室等已登城。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罕遣室征陝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能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攻長安。進攻秦鳳。為宋將張巖所敗。既而室至鳳翔界。伏兵五里坡。擊殺巖。時宋師至富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師鐵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為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郅王。

王



撻懶

撻懶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為人驍勇無賴少時暴橫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雋爽太子兩圍宋京懶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擴屯軍北京懶攻敗之七年兀朮侵江南懶屯濱州以守山東八年自維州引衆侵淮東援兀朮宋將張俊以懶善兵其鋒不可當徒手搏虎并亾無益懶急攻楚州克之又引衆攻秦州水寨張敵萬爲敵萬所敗其胥萬不刺被禽九年居祁州請于粘罕乞割齊國滄州鹽場不從十二年齊國乞兵懶權右副元帥提兵以應之天眷二年爲都元帥割河南歸于宋懶主議欲以廢齊也齊旣廢謀再征宋旣而郎君吳矢謀反事連懶伏誅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放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後爲平章

撒離曷

撒離曷女真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真起兵時以宗族近親爲將相離曷晚進特以驍勇見知于粘罕再圍宋京時離曷爲萬戶婁室征陝西離曷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攻邠州宋將曲端拒之至白店原據高原而陣望黑峯之敗懼而泣十年與齊國合兵屯于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入洵陽界宋將邵龍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戶李堇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升遂攻祖溪關破興元糧盡而反十二年復領兵攻宋仙人關爲吳玠所敗乃退師天眷元年遷左監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破永興軍及鳳翔府陝右大恐旣而折合李堇戰敗中傷退屯武功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吳矢反諸王以次誅死離曷亦誅死



窩里盟

窩里盟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誤呼作三太子也太宗朝封晉王天會五年斡離不死代爲右副元帥是冬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會宋信王榛遣馬擴會兵而來里盟報粘罕共爲之備宋師至北京之清平里盟撻懶復攻敗之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其請惟里盟請行于是代粘罕爲左副元帥與劉麟劉猗等自淮陽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破楚州進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太宗疾遂回師熙宗卽位封冀國王正除左副元帥窩里盟自燕山入見卒于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名非帝王之號改其名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懿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蘇館女真乃居遼地俗呼孰女真如陝西熟番之類也女真姓烏陵最微賤小名撒盧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鼎蘇閭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虜之遂以其弟石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爲都提點都提點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至是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母之故請于熙宗後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太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慮善于周身女真之中素稱辯慧小術淺算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于初元換授寧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以思謀北人又常充奉使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爲統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



俱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正授雄州  
 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兀朮渡江常為先鋒至湖  
 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城破兀朮自江黃間南渡  
 令常竟趨衢信以為援兵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于高  
 橋俊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為萬戶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  
 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為宋吳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  
 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于兀朮兀朮首尾陝西凡數年必隨  
 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龍洲渴下寨拒城三十里宋劉錡以千  
 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朮既敗以常守潁昌府方兀朮未南征之  
 先常為潯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  
 南之所能敵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  
 彼強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至順昌之敗其言果驗

卷終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為翰林學  
 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虛中為帥奪兵仗南奔事  
 覺詔繫獄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諧謔諸貴族大臣久不平之乃鍛  
 鍊所藏圖書為反具虛中嘆曰死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  
 家例有之如高待制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風旨并置  
 士談極刑人至今冤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為翰林學士松年行臺



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閒堂自號蕭閒老人薨諡文簡

### 蔡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天德二年進士擢第歷澄川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為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為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古錄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傳于世

### 高士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為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閒遊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豫與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攷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齋堂先生

###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為潁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于宋自號三任老人

### 郝俱

郝俱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子居簡亦有詩名居中樞



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甚工。號虛舟居士。

###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月醉花邊。短白長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至翰林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遼人掠中原。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輸租于官。且納謀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爲民間。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設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年。臺寺不爲理。又訴於晏。晏上章略云：天子作民父母。胥吏弄法。舞文沙門。既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

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曰：前日車駕幸遼東。閻山寺僧曾供從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我邪。卽口免之。明昌初爲禮部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童科。皆自晏發之。出爲沁南軍節度使。力辭。改昭毅軍節度使。子仲略仕至山東路按察使。

### 王寂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諡文肅。有拙軒集。北遷錄傳於世。

### 劉昂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聲場屋。其律賦皆自成一家。輕便巧麗。差有捷法。早年得仕省掾。攷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張秦娥者。



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  
隱兩三峯其後流落昂賜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  
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長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子  
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娥爲之泣  
下章宗朝自國子司業遷左司郎中以言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

楊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  
宣宗頻歲南伐事執有決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  
言雲翼獨極諫以爲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兵而取  
償于宋以天下爲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出兵時全軍幾爲宋所  
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邪興定末拜吏  
部尚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終于翰林學士

諡文獻

史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爲名進士歷赤縣及  
幕官入爲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爲所絀謫靜  
難軍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爲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郎復坐  
蹇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肅發之高才博  
學作詩精緻有理甚善用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澹軒遺稿云

蕭貢

貢字真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  
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  
委曲當上心興陵嘉歎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  
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辯以伸冤抑詔從之遷刑部侍



郎入謝曰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悅凡貢所平反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南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諡文簡有注史記百卷公論等文傳行于世

### 李適

適字平甫樂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爲大興幕官時胡沙虎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適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執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爲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號寄菴先生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爾輩慎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曰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如此適工畫山水龍虎亦入妙品皆得先輩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收熨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句也

###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爲寧邊令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攷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管豐州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州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岡重復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又從馬上得新年

### 梁持勝

持勝字輕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質直尚義有古人風仕至保大



軍節度使有諫世宗田獵表傳于世泰和六年持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辭亦中選貞祐初由太學博士爲咸平治中宗室承裕辟爲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脅持勝作文移持勝不從大罵卽日遇害時年三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舍無人鳥亦悲人以爲懺云

馮壁

壁字叔獻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爲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鞫大獄其時權貴如歸德知府宿州總帥聲執焰焰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壁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重名不畏強禦與定未以同知集慶節度使事致仕居松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閒人望以爲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趁花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來非一拍霓裳中節亦區區詩文行於世者最多北度還鄉里年七十九終

韓玉

玉字溫甫其先祖州人其後北遷爲漁陽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一日應制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邪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帥司檄玉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藉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鐵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五萬兵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



其軍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而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

其後京兆統軍以謀反

誅公直并及于玉玉赴官道出華州被囚死于郡學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終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釋褐鄜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羣小獻諂爲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若虛外爲遜辭而實欲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登泰山憩于黃峴峯之萃美亭談笑而化若虛少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厓岸滑稽多智而更雅重自持誠所謂一時名流矣

麻九疇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

大金國志

卷二十九列傳三

王若虛



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邪？章宗大奇之。弱冠任大學，有聲場屋間。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與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三。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疇，可試館職，乃賜及第，授大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九疇天資野逸，高蹇自便，壬辰歲遇亂卒。

### 高廷玉

廷玉字獻臣，思州人。大定末進士，歷章宗衛王朝，甚有時名。為人豪傑尚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真祐初，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與知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都城受圍，使驛阻絕，復興為安撫副使，懼廷玉謀已，乃以通逆訊之。廷玉就逮，龐才卿雷希顏、王士衡、辛敬之皆被羅織，幾有一網之禍。比赦至，廷玉瘐死。

### 張萬公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有惠政，人為立祠。入為右司員外郎、太師，淄王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遷御史中丞，以言事忤旨，除彰國軍節度使，召為大興尹，拜叅知政事，以母老丐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艱，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為相知大體，有敦龐耆艾之目。既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薨諡文貞，配享章宗廟庭。

### 董師中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洛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見喜兒為宣徽使，有楊國忠之權。時有田廷方者，上書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章宗覽之，顧謂怙寵者誰？時喜兒侍立，師中倒笏指之曰：謂李喜兒輩。章宗頷之。師中嘗言作相不難，但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少喜諛諧，及在相位，未



嘗廢談笑然不害為名相俄致仕賜第京師薨

胥鼎

鼎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宣宗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為平陽節度移知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華國公行臺關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英行臺衛州薨於位鼎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為之時表裏山河豈愚臣守拙之地其為國一念可知也

張行中

行中字信輔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王紹朝胡沙虎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反及弒逆自為太師尚書令澤王行中時為禮部尚書人謂必為所殺甚危之一日虎下禮部鑄鑑國寶行中持不可虎雖怒竟不敢殺也宣宗即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人莫敢仰視惟行中與之抗論朝廷稱焉

路仲顯

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其母有賢行教仲顯讀書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受武安軍節度使雲朔用兵仲顯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仲顯死章宗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復上之有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上田二千畝有奇故相馬琪時判州事聞于朝賜號成德夫人

耶律履

履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學通易大元至于陰陽歷數無不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為恥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掾章宗朝遷冀州刺史入翰林為修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尚書特賜進士



第俄預滿王定策功拜參知政事明昌元年進右丞薨諡文獻

### 王子可

子可字南雲遼西吉州人父本軍校南雲亦嘗隸籍年三十大病後忽發狂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諦摩龍什于道則騶天元俊于貴游則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亦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狀若牛耳一金縷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指爲翠鬘衣長不能掩脛故時人有峭脰王之目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屍穢在傍蛆蟲狼籍不卹也人或問其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無有烹茶詩云簾捲綠陰花外月玉山冰雪醉扶翁凌霄花云啼鳥倒銜金羽舞驚蛇斜傍玉簾飛張伯玉與之遊最狎壬辰兵亂爲順天軍將領所縛知其名

竊議欲挈之北歸館于州之瑞雲觀南雲明日見將領自言云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越三日卒後有見之淮上者

### 李獻甫

獻甫字欽用遼西人博通書傳精于左氏及地理之學爲人有幹局時人以精神滿腹目之歷咸陽簿行臺椽屬正大初夏人請和馮子駿往議欽用預行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欽用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爲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寧有據邪曰兄弟且不論宋曾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邪金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欽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倘如宋舊本朝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使者語塞和議乃定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經歷尋辟長安令人爲尚書省掾壬辰用



大金國志 卷二十九 四  
兵奏充行六部員外郎。畫守備之策。時相賴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使。義宗東巡。死于蔡州之難。

党懷英

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在孕時。母夢道士吳筠來託宿。及懷英生。儀觀秀整如神仙。少穎悟。日授千餘言。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進士甲科。調成陽軍事判官。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終。是夕有大星隕于所居之堂。衆驚視之。而公已逝矣。諡文獻。禮部趙公秉文作墓志云。公之文似歐公。不爲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趙秉文

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少穎悟。讀書如夙成。大定中進士。應奉翰林

文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完顏守貞可大用。又言獄訟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謗誦免官。起爲同知。尙嵐州。轉北京路轉運度支判官。章宗嘉其敢言。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翰林修撰。兼侍講學士。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尙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開興中薨。

周昂

昂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年二十擢第。釋褐。歷南和令。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宣叔以言被斥。昂送以詩。坐謗誦。停職。後仕至沁南軍節度同知。大軍至城陷。昂與其子嗣明同死于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終



宋徽宗既內禪至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  
 師既破京城勒令別立異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  
 姑舉之塞責金帥回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  
 親書押字日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進  
 狀論列以為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  
 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眾人署名舉邦昌靖康二年三月  
 中丞秦檜請開書局於國史既集賢閣開與中丞  
 邦昌字時彥魏州冠氏人也少登進士歷任滄州教授改國子  
 書庫正字通判曹州至宣和元年累遷至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  
 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啓邊釁邦昌無所可否于其閒時  
 論罪之宋徽宗既內禪至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  
 師既破京城勒令別立異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  
 姑舉之塞責金帥回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  
 親書押字日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進  
 狀論列以為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  
 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眾人署名舉邦昌靖康二年三月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宋宇文懋昭撰

歸葉山房校刊

楚國張邦昌錄

張邦昌字時彥魏州冠氏人也少登進士歷任滄州教授改國子  
 書庫正字通判曹州至宣和元年累遷至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  
 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啓邊釁邦昌無所可否于其閒時  
 論罪之宋徽宗既內禪至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  
 師既破京城勒令別立異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  
 姑舉之塞責金帥回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  
 親書押字日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進  
 狀論列以為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  
 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眾人署名舉邦昌靖康二年三月



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聽令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臥病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接送與邦昌邪雖暫假而歸焉可免禍先是正月十五日太宰張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是金帥告報城中欲遣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例率文武百官迓于南薰門如期而集者充數千人士庶往觀又數萬人范瓊汪長源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將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敦請卽皇帝位猶豫未決緣軍前先有指揮故也邦昌與百官相見慟哭盡哀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直宿續增作十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員祇應三衙亦同宿直金帥令勸進于尚書省邦昌臥病不食者四日故有諸公接送之言次日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來促勸進取推

戴狀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欲以初七日行冊命之禮邦昌誓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一城邪遂止初六日閣門制儀榜擇次日卽皇帝位是日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謀赴義于金水門外統制官吳革爲首被誅初七日早百官僧道會于尚書省奉冊寶入門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爲昏曠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國會大師以下五十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幕次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寶冊文略曰失德者亾天命實假于我手當仁不讓歷數乃在于爾躬咨爾張邦昌云云可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帥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卻弗御步升殿于御牀



西側別置一椅坐文武合班賀傳指揮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其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時雍權領尚書省吳升莫儔皆權樞密院呂好問門下侍郎徐秉哲中書侍郎范瓊以斬吳革功陞正任觀察除殿帥大抵往來議事者拜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制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先是金帥送邦昌入城時邦昌堅不肯立久之百官有進言于邦昌曰相公權立他日相公爲伊呂爲王莽皆在相公處之邦昌乃勉強從之曰某以九族保此一城人方邦昌立時百官對金帥皆慘怛邦昌亦色喪惟拜儔輩欣然若有所得十二日邦昌手詔曰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于水火諸公橫見推迫不容于自裁近覽文牒狀牒至有以聖旨稱之夫聖孔子不居則子一人其何敢焉應今後有自內傳出者爲中旨有面得者爲面旨出四方者爲宣旨邦昌每日于迎陽門

上罷去閣門儀制設常禮畢與執政侍從以上對坐議事語則稱名字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等曰伶人往日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家金人如蕭慶耶律廣王芮高尚書曹少監等邦昌向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階下邦昌辭讓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十四日金帥以邦昌之請罷括金銀邦昌往謝金帥議七事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禮酒三行二十八日金帥回師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北望慟哭謂二帝北遷也二十九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帥及午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迎宋元祐皇后垂簾四月初十日邦昌避位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羣臣稱予不稱朕旨稱面旨由內降只曰中旨宣示



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張  
邦昌謹封大抵每事不敢有僭意逼迫金國之命耳其後死于潭  
州方邦昌抵貶所寓居潭州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  
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宋帝賜死詔徘徊退避執事者迫之登  
樓邦昌仰首忽覩平楚二字長嘆就縊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終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齊國劉豫錄

劉豫字彥遊景州阜城人家世爲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  
第累官郡縣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紫紗衣  
及是言者發其宿醜豫因上疏自明徽宗赦勿問未幾累章言禮  
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吏部與差遣遂出爲  
兩浙訪察抵真州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高宗幸揚州樞密  
使張懋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  
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欲換江南  
一郡而兩府厭其煩不許謁見豫懷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  
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金師侵山東豫遣子出戰金



兵圍之數匝令郡倅張東往援金兵解去遣人啗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不從因出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又以賂啗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反晤屠之天會間濟南有漁得鱸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有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爲豫受命之符于是齊魯之間僉附會爲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齋重寶陰賂粘罕左右求僭立粘罕遂注意于豫豫詭詞乞立張孝純金主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衆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其議遂決是月戊申金主遣西京雲中府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韓昉備禮以璽綬立豫冊文曰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竝同楚舊豫遂僭立

于大名以李孝揚權左丞張東權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子麟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前太原尹張孝純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爲大名留守王夔爲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爲東京以汴京爲西京以歸德爲南京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爲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卽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時金師南征回俾李鄴李休李儔鄭億年臣于豫豫除儔御史億年工部侍郎冬遣孝純奉冊寶冊母翟氏爲皇太后妻錢氏爲皇后民間房緡以十分爲率伍釐納官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爲天下更新乃者卽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



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留守東平，李儔知單州，李侁陽穀令，馮長寧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是年依倣金國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雙丁籍一為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効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五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衣甲錢糧等費。凡三年一替，惟効用正軍官為請給，時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于爾，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引見，豫既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為援，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為害不細，斬首號令。十一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及

益守汴京徒李儔知襄慶府

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及

僧道捧表請遷都，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

受天命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大作，屋瓦震動，都人大恐，豫曲赦以安之。奉祖考于舊太廟，追尊其祖為徽祖，毅文皇帝，父

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遷弟益為京兆留守，劉麟以所

籍鄉軍簽為本府十三軍，網羅英俊，置諸左右，嘗語其叅謀馮長

寧等曰：趙氏宣政間童蔡掌兵權，幕府從事皆闕冗取具之人，一

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已無生色矣。諸公宜以前車為鑒。常博

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大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

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豫手批褒荅，減二年磨勘。西京兵士

賣玉注椀，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遂

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山陵金人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

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



豫以爲德政所感製疏語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中太乙上清宮  
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  
九月長星見皇太后死諡曰慈獻 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  
上官晤之故特錄用之 李侁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  
史 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揭皆田  
家村嫗之衣 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 五月馮  
長寧許伯通刪修什一稅法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害民權豪兼  
併元元窮蹙 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  
宋尤甚豫批定國轉一官

阜昌五年四月以許青臣爲殿前太尉折毀景靈宮得真宗玉石  
像碎爲二十八段 九月手詔誣污南朝其略曰朕膺受天命撫

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議一統之地憫其淪陷不  
忍用兵且冀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爲請于大金欲割江表  
之地而封之豈圖怙惡不俊蔑棄大德乃敢僞通使聘密圖吞噬  
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穎後舉烏合之衆侵掠鄧襄至妄肆蜂虿  
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休息安泰之  
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體至懷

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豫兵與宋師迎戰齊兵屢敗繼聞宋帝親  
征兀朮詭示渡江之形金軍宵遁麟以騎兵還定遠一夜馳二百  
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亡榜以金主崩名曰班  
師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 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  
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日天地晦暝 八月麟出獵陳留義黨百  
餘人欲擒以南歸事覺悉斬于汴京 劉復知濟南 劉觀知淮



寧軍 十月民鬻子者官以百稅有告李儔罵丞相張昂口極降  
五官爲魏州監酒 十二月張東卒

阜昌七年春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爲講武殿  
九月以許青臣權大總管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  
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叅謀李鄴行臺右丞講武議軍事僉鄉兵三  
十萬號七十萬分兩路南寇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宣化  
以姪劉猷統之西路奔廬州以子劉麟統之李成孔彥舟關師古  
輩皆在麾下手詔榜示指斥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  
臨汝軍守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  
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軍車七千兩船七百隻  
亾歿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需犒設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廢  
猷爲庶人免劉復官徙劉觀爲東路留守以妻弟翟綸爲南京留

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衆議紛紛惟白上以  
定都于汴衆猶以宮孝迪之言爲然 是年遣使往宋督二年歲  
幣宋臣真德秀請絕之使又再至宋迄不予 時直院孫大鼎再  
入疏曰古今殊時執事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思太宗命莊武太  
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  
術夕慮朝行謀始謹終攷其設施大畧有三汴京旣克不忍肆兵  
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召其羣從子弟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惟懼顛  
本之有由藥將終爲國之害不思康王遁于河北大軍旣返宋號  
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徑由山東以  
趨淮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  
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執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旣有主兵交未已汴  
洛陝西是爲故區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給于政化故先立張楚



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銳意取江南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遣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兀室憂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於復讎韓世忠吳玠則習知于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執難先屈陰有以從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南北交思鼓扇生隙務令斷絕後患永無此其三也卽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爲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于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於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

守

阜昌八年四月有羣梟鳴于後苑又有鳥數千鳴于內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千 五月無雲而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掖滅宣德二字豫遽命修之 八月遣戶部員外郎黃元英監場游何與金主乞兵并力南寇皆以宋師進臨長淮爲辭旣望順昌府報喜旗到稱江南副統制鄺瓊等全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萬衆歸附以戶部侍郎叅謀李師雄充接納官 九月十二日到京以鄺瓊爲靖難軍節度使知鞏州以劉光時爲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爲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前軍統制靳賞後軍統制自餘授官數十人仍遣馮長寧再與金主乞兵 十月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曰齊帝星殞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者連累因捽拽赴劉麟麟問可禳否荅曰惟在修



德麟奏其佯狂王子斬于汴京十一月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于東市丙午金主廢豫為蜀王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朕不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蜀河以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過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寧負爾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于弊政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為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初麟豫父子之欲南寇也知金主戒淮蜀之敗不肯輕動遂妄言南宋將欲寇淮遣黃元英游何乞兵時撻辣兀朮示以難色及酈瓊來歸又令馮長寧以酈瓊等條具南宋將欲進取事迹聞于金帥于是金主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國節制悉令調

發赴陳蔡宿亳汝穎之間約麟軍騎河頭議事寅夜進發至是麟以鐵騎二百抵濬滑之間來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擒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門左右掖門兀朮及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邀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兀朮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門命一羸馬載之而去囚于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尚書省為金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言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貌事人教爾百姓快活爾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有糧九十萬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百餘人姪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為姪佚以獻女獻妻得官



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揖紛紛皆是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妻伴之麟并以二人進豫于是遂以公謹監禮料庫如侯湜爲長葛令有入已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豫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爲金牌天使宣傳撫問陝西其汙淫有至于此在帝位八年割剝百姓下至倡優無不日納官錢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猷乃劉觀之子悉善聚斂碌碌無他能獨劉益積而能散待下有禮頗得士卒歡心是故廢豫日亦忌之用計掩捕餘待之若無人至今恣其任便居住皇后錢氏宣和閒出宮後爲賊所掠賣身與豫爲針線婢故宮庭事豫皆取法于錢先是邴希載毛澄之徒皆說豫陰通南朝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終



